

相 声

# 飞笔点太原

叶利中口述 张继楼 叶利中整理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[相 声]

# 飛 筆 点 太 原

叶利中口述  
張繼樸 叶利中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相 声  
飛 筆 点 太 原

叶 利 中 口 述  
張 錄 樓 叶 利 中 整 理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3 弄 2 号  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 078 号  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
\*  
开本：787×1092 印 1/32 印張：2 7/16 字數：52,000  
1953 年 5 月第 1 版  
195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13,000

統一書號：10077·787

定 价 (6) 0.22 元

## 出版者的話

這個集子共收兩個單口相聲、三個對口相聲和一個三人相聲。這是我們出版的第四本傳統相聲集子。

“挂票”、“訓徒”把內心空虛而口說大話者的形象揭示在讀者(听众)面前；“大相面”暴露舊社會的迷信騙局；“豆腐堂會”顯然是藝人以他們自己的感受來刺一下小氣的邀堂會者；“酒迷”寫一個酒鬼，它刻划了一個執迷不悟者的形象；“飛筆點太原”寫我國書法家王羲之寫字的故事。

我們出版傳統相聲作品的目的，是希望通過它們來介紹相聲的傳統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。本集所收的段子在藝術上是很有特色的，特別是對相聲技巧的運用純熟而靈活，值得我們學習。同時，大部分段子注意到從生活出發，它們以豐富的生活知識來貫串情節、組織笑料。這也是一些較好的傳統段子共有的特色。但是，有些傳統段子往往單純為了追求笑料而遠遠脫離生活常規，追求別致，(如本集中“酒迷”的某些內容)對傳統段子，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，我們不去苛求它們；但在創新中，作為諷刺文學的相聲，是否也要學習這種夸張手法？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。我們的看法是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諷刺文學首先要從人民群眾的生活出發，相聲也不能例外。我們學習相聲的傳統，除了它的藝術技巧外，同時也應當研究它們是如何從生活中汲取養料，和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來組織笑料的。

## 滑稽选辑

西洋景 楊華生等整理 0.20

本書包括“普通話与方言”“貪小失大”“戲迷傳”“文明結婚”“新旧節日”“对京戲”“西洋景”等七个滑稽段子。

七十二家房客 周柏春等整理 0.18

本書包括“七十二家房客”“关店大拍賣”“滑油山”“行令”“一只電話”“孟姜女过关”“笨人大会串”等七个滑稽段子。

阿福上生意 笑嘻嘻等整理 0.17

本書包括“阿福上生意”“棺材店大拍賣”“拉黃包車”“糖麻球”“阿婆講媳妇”“开無綫电”“大洋拿拔牙”等七个滑稽段子。

有这么一个會議 上海人民廣播电台編 0.16

本書包括“有这么一个會議”“金陵塔”“十三家头叉麻将”“开無綫电”“騙大餅”“寧波音樂家”等六个滑稽段子。

火燒豆腐店 鮑乐乐等整理 0.26

本書包括“火燒豆腐店”“王小毛”“貪小失大”“天竺饅头”“買余貝酒”“紹興阿官乘火車”等六个滑稽段子。

## 滑稽戏

三毛学生意 范哈哈著 0.22

“三毛学生意”是个滑稽戏的舞台剧本，曾在上海和北京兩地先后演出，獲得了一致的好評。在演出时，由于吸取了多方面的批評和建議，使这个剧本在不断的整理和修改中，得到逐步提高，成为一个优秀的滑稽剧目。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華書店有售

壹  
訂

## 目 次

挂票 (对口相声) .....	1
大相面 (对口相声) .....	15
豆腐堂会 (对口相声) .....	28
訓徒 (三人相声) .....	39
酒迷 (單口相声) .....	54
飛筆点太原 (單口相声) .....	64

## 挂 票

甲：作个京剧演员可不容易。

乙：嗳！得下苦功夫。

甲：还得有演员的材料：像聋子、哑巴能演戏吗？

乙：那是没法演戏。

甲：七年坐科，十几年舞台实践，不是一件简单事。

乙：嗯！

甲：要想成一个名演员那就更不容易啦！

乙：得观众公认。

甲：像梅先生，马连良先生，谭富英先生，×××（甲名）  
×先生，这都……

乙：您先等会。谁？

甲：×××，×先生。

乙：我怎么没见过这位呀？

甲：这不在台上站着哪嘛！

乙：去！就是您呀！

甲：不错。

乙：哎哟！还真没看出来，您也是票友呀！

甲：票友？坐过科！

乙：您还坐过科！那个科班？

甲：喜连成。

乙：後來叫富連成。

甲：對啦！我是那兒的學生。

乙：您是富連成的學生？這不对呀！

甲：怎麼不对呀？

乙：富連成是七科：喜、連、富、盛、世、元、韵，沒有叫×（甲名的第一个字）字的呀？

甲：×××（甲名）是我學名，我的藝名叫×（甲姓）喜（洗）三。

乙：啊？

甲：不！洗山。

乙：嘩！還是頭一科的。那甭說嘍，雷喜福、侯喜瑞、鍾喜久、陳喜星，您都認識啦！

甲：我們是同官❶。

乙：是呀？

甲：我們喜字科一共四十二個科生。

乙：全都是角兒呀！

甲：也不見得，有出科的，也有沒出科的。

乙：一共出科多少個呀？

甲：出壳（科）四十一个。

乙：有一位沒出科。那位？

甲：我！

乙：您怎麼沒出科呢？

甲：因為我散了黃！出不了壳啦！

乙：嘩！孵小鷄呀！

甲：不！因為我下台睡多，上台淨拉稀❷，所以沒出來。

乙：廢物呀！

❶ 同官——同科學生。

❷ 拉稀——台上演戲不賣力。

甲：您別看我在科班里不怎么样，出科可享了大名啦！  
乙：像您这猴戴胡子——一出都沒有，还能出名哪！  
甲：架不住学呀！投名师訪高友，譚鑫培老先生給我說過戲。  
乙：是呀？  
甲：陳德霖、王瑤卿、金秀山、楊小樓，都教过我。  
乙：噠噠，您到底學一行的呀？  
甲：生旦淨末丑，文武昆亂滿不擋。  
乙：噠！戲包袱。  
甲：梅先生沒我会的戲多。  
乙：是呀！梅先生不唱花臉哪。  
甲：像我这样的名演員全國難找第二位。  
乙：哈哈！我怎么沒有聽見說過呀？  
甲：因为我不經常唱。  
乙：您多少年唱一回戲？  
甲：四十年。  
乙：啊？合着您一回沒唱过呀！  
甲：怎見得我一回都沒唱过呀？  
乙：您想呀：您四十年才唱一回，今年您還沒有四十歲哪，可  
一不回沒唱过嘛！  
甲：四年唱一回。  
乙：您說清楚点呀！  
甲：解放前二年我在長安大戲院唱过一回。  
乙：以后呢？  
甲：一直沒唱。  
乙：为什么不唱呀？  
甲：那次賺的錢還沒花完哪，忙什么呀！  
乙：噠！您唱一回戲賺多少錢呀？

甲：也沒多少，反正唱一回够吃个十年八年的。

乙：好家伙。您賣多少錢一張票呀？

甲：不分前后排，一律五十塊。

乙：啊？

甲：國民党那会票子不值錢，沒人要，要買票得用銀元，还得袁大头三年閉眼兒<sup>●</sup>的，睜眼的<sup>●</sup>都不收。

乙：好家伙，比梅蘭芳的票還貴十倍。

甲：呃！我那回唱就是为了梅先生。

乙：您唱戲与人家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：都說梅先生一唱就滿，我非跟他碰碰不可。

乙：你这不是找倒霉嗎？

甲：找倒霉？擎？好吧！我一打听梅先生那天在新新大戲院，貼的是全本“生死恨”。

乙：那是梅先生的拿手戲呀！

甲：我这边貼的是全本“紅鬃烈馬”，前邊讓富英唱，我只唱大登殿。

乙：听听这口气。

甲：前仨星期全國各大報紙就發了消息啦！

乙：怎么登的呀？

甲：当代真正京派名伶×××，×老板，經全國所有名師傳授，閉門苦練达三十年之久。精通生旦淨末丑各种角色。經北京全市民众，再三要求，才准予×月×日在北京長安大戲院獻演一場。希各地愛好京剧觀眾，及时前往訂座，以免向隅云云。

乙：真捧您啊！

●● 有袁世凱像的銀元，叫袁大头。像有兩種，一種眼睛閉着的，據說含銀較純，另一種眼睛睜着的，含銀較差。因此大家都要閉着眼的。

甲：那兒啊！戲院經理花了錢啦！

乙：嘔！吹啊！

甲：漢口愛听京戲的一看（湖北話）：“您家，当代京派名角，难得的好机会。走，到北京听戲去！”

乙：真有这样的戲迷！

甲：坐火車上北京。每天京漢路对开一班，挂二十四輛車皮。因为我唱戲，不够坐的，大家要求站長多挂二十四輛，前边一个火車头拉，后边一个火車头推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漢口成了真空啦！

乙：人呢？

甲：都跑北京听戲來啦！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上海的戲迷也不落于人后（上海話）：“儂阿看見報浪廂登格消息，×××，×老板第一趟登台獻藝，机会难得，‘豪燥’乘快車到北京定位子。”赶着上北京。坐火車的坐火車，津浦路到天津，轉車到北京。買不到車票的坐輪船，買不到船票的坐木船，实在連木船都坐不到的，弄个洗澡盆，往海里一放，稀里呼嚕的都冲到天津去啦！

乙：啊？像話嗎！

甲：这下北京可热闹啦！家家旅館都客滿，飯館預備的东西都不够賣的。能說这不是沾我的光嗎！这叫“龍行一步，百草沾恩”。

乙：（旁白）好嘛，他又成了皇上啦！

甲：后来的沒地兒住啦！

乙：旅館都滿了嘛！

甲：住小店。

乙：噢！

甲：小店也住滿啦！有些人在街上過夜，往馬路邊上一坐，一排排跟难民似的。

乙：瞧瞧這份癟頭。

甲：前半夜還好過，後半夜受不了啦！

乙：是呀！後半夜冷呀！

甲：大伙兒坐在一塊兒商量：“大哥！您貴姓？”“姓×。”“台甫？”“草字××。”“您那來的呀？”“廣州。”“嘿！”“比我家遠。”“您呢？”“我近，長沙。”

乙：嘿嘿！差不多。

甲：“大哥！您北京有熟人嗎？”“有熟人我還住露天。”“跟我一樣，就為聽戲，聽完了就回去。”“咱們得想個辦法呀，這離着開戲還有一個多星期哪！天天在露天睡，這受不了呀，等開戲那天咱們也就凍成冰棍啦！”

乙：沒事找罪受！

甲：“您買了票啦嗎？”“買啦！”“對號入座！咱們先到戲園子里坐那兒等着，不比在街上暖和的多嘛！”“對！還是您聰明。走！”他們這一走呀，後邊跟着一群。

乙：怎麼跟着一群呀？

甲：全是聽戲的呀！大家異口同聲的說：“走走！戲園子里去！”嘿！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跑戲園子里來啦！

乙：熱鬧。

甲：離着開戲還有一個多星期哪！坐上半堂座啦！

乙：這新鮮事我真是頭回聽說。

甲：到了開戲那天甭買門市票啦！滿啦！

乙：那還用說嘛！

甲：鐵門一拉，前台經理通知后台管事的，準備打通●。

● 打通——打聽場譜戲。

乙：对！

甲：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口来了五百多位，往铁门那兒一挤：“買票，買票！”售票員在里邊一听：“又有人買票？前仨星期就滿啦！出去跟他們說說吧！”

乙：噠！

甲：“对不起諸位！前仨星期这票就賣完啦，您多包涵吧！”“多包涵，我們車票錢，旅館錢，你給呀？”“我憑什么給呀？”“你不給不讓我們听戲？”“不是我不讓您們听呀，沒票啦！”“沒票？給我們想法兒。要不然我們在門口嚷嚷，叫你們也唱不安生。”

乙：急啦！

甲：售票員一听：“堵着門口嚷嚷，受不了呀！”趕緊找經理：“您快出去看看吧，門口又來五百多位，非要買票不行！”“財神爺呀！賣呀！”“賣？前仨星期就滿啦！拿什么賣呀？”“哎唷，哎唷！平常不上座的時候，叫你們端●兒張票，一張也端不出去，今天來了座啦又沒法賣啦！”

乙：滿啦！还怎么賣呀？

甲：經理有主意呀！“座票不是滿了嘛，賣站票。”

乙：什么？站票！

甲：“啊！走道上可以站呀！五排过道，一排站一百多人正好！”

乙：人家願意嗎？

甲：不願意听不到呀！

乙：好嘛！站票賣多少錢呀？

甲：五十塊。

乙：跟坐票一样。

甲：一会儿，五百多位都放進來，往过道上一站。

● 端票——拿着票到处兜售。

乙：热闹！

甲：这回好，连人都过不了啦！

乙：都站满了嘛！

甲：上厕所到散戏再说吧！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经理一看差不多啦，打通。场面上早准备好啦！打鼓佬刚拿鼓槌子，这么个时候门口又来五百多位。

乙：又来啦？

甲：“买票，买票！”售票员赶紧对<sup>●</sup>！“诸位，实在对不起，早就满啦！不但座票，连站票都沒地方加啦！”“那不行啊，我们那么远来，光盤費花了一百多塊，不叫我们听戏那完的了嗎？”“您們怎么不早來呀？”“不是剛下火車嗎！”

乙：刚赶到。

甲：“实在沒地啦！”“沒地？給我們想法兒！”售票员赶紧找经理：“快出去看看吧，又来了五百多位。”“好啊！賣呀！”

乙：还賣哪！

甲：“哪那兒賣呀？坐沒地兒坐，站沒地兒站，怎么賣呀！”“那没关系呀，賣蹲票。”

乙：什么？

甲：“蹲票，倆站票中間蹲一个。”

乙：那看不見呀？

甲：为听不为看。

乙：真有这么大癮头？

甲：什么話呢！

乙：蹲票賣多少錢一張呀？

甲：一样，五十塊。

● 对數——將就；說好話。

乙：嘔！都是五十塊？

甲：一会儿，五百多位都進來！找地兒一蹲。

乙：瞧瞧！

甲：場面上打通：囁都嚕，吭采，吭采……这么个时候又來了一千多位。

乙：越來越多呀！

甲：“買票，買票！”“先生！实在沒办法啦，一点主意沒有啦！坐票、站票，連蹲票都賣啦！不信您們看看。”大家扒着鐵門一看：“不錯，是沒地兒啦！”

乙：本來沒地了嘛！

甲：其中有人知道經理脾氣的：“你沒法兒呀，找你們經理去呀！只要給錢，什么办法他都想的起來。我們為听×老板唱戲，怎么办都行。”

乙：真有这种人？

甲：“經理！外邊又來了一千多位，非貴票不可。您看這事怎麼办呀？”“怎么办？賣呀！”“往那兒賣呀？坐票、站票，連蹲票都賣啦！”“不動腦子，椅子底下不都還空着哪嗎？”

乙：啊？

甲：賣爬票！

乙：这……那行嗎？

甲：行嗎呀？搶都搶不到手。

乙：瞧瞧！爬票多少錢一張呀？

甲：五十塊。

乙：爬票也賣五十塊！

甲：又賣了一千多張爬票。

乙：經理發了財啦！

甲：先得把坐票、站票、蹲票請出去。

乙：干嗎还要先把他們請出去呀？

甲：要不然爬票進不來呀！

乙：是呀！

甲：这一千多位都爬在椅子底下啦！

乙：嘿嘿！

甲：坐票不答應啦！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他腳沒地兒擋呀！

乙：是呀！底下爬着一個哪嘛！

甲：甭經理解釋，自己就了啦！

乙：嘔？

甲：“退票，退票！你們怎麼一個位子賣倆人呀？”“大哥，你喊什麼呀！你來的早坐哪兒，又得聽又得看。我來得晚爬在這兒，看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清楚！一樣是五十塊，不都為的是過癮嘛！我還沒喊哪您倒先喊上啦！”“那不行呀，我腳沒地兒擋呀！”“您別着急！擋我脖子上。”

乙：啊？

甲：坐票把腳都擋在爬票脖子上啦！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爬着的把煙摸出來啦：“大哥！您來根煙。”

乙：還真客氣。

甲：“等會×老板出來的時候，您知會●我一声。”

乙：干嗎呀？

甲：好讓我喊個碰頭好兒！

乙：還喊碰頭好哪！

甲：剛打完通兒，又來了一百三十二位。

● 知會——通知。

乙：还來哪！

甲：“買票，買票！听×老板唱戲。”急的售票員直出汗：“各位！实在沒法兒，坐票、站票、蹲票，連爬票都賣啦！”“沒法兒也得想。我們想听×老板的戲不止一天啦！一直沒听到过，这回为了听×老板的戲沒盤纏，把生意都倒給別人啦！”

乙：囉！真舍得呀！

甲：“我这戲癮可發狂啦！你要不讓我們听，引起神經錯亂可得你負責。”

乙：好嘛！成了相思病啦！

甲：“我負不了这个責！”“你既然負不了这个責，就赶快給我們想法。”售票員一看，不賣不行呀！找經理吧！

乙：这回我看他也沒咒念。

甲：“經理！外邊又來了一百三十二位非買票不可！您看怎么办？”（沉思）“嗯！”

乙：他也沒法了不是。

甲：“經理！我看这一百三十二位就別賣啦！”“別賣，娶媳妇、買房子、置地都在×老板這出戲上哪！”

乙：想錢想瘋啦！

甲：“沒地怎麼賣呀？”

乙：是呀！

甲：“賣挂票！”

乙：什么？

甲：挂票！挂在牆上听。

乙：像話嗎！

甲：那比蹲票、爬票强多啦，又得听，又得看，外帶誰也不挤誰。